《荔枝蚂蚱》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故居是一座小四合院，解放以后老舍先生及其家人一直居住于此，这座小院被老舍夫妇称为“丹柿小院”。在“丹柿小院”的堂屋西墙，老舍总是习惯挂上自己收藏的画作，且每隔一些日子就要更换一批。每次，老舍先生都会再度细细品味这些作品，也与来访的友人们一同欣赏交流，这面西墙被大家称作“老舍画廊”。1966年，老舍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含冤自沉于太平湖，自那以后，“老舍画廊”不复重现。今日，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民的艺术家——老舍胡絜青藏画展”向我们呈现了老舍、胡絜青夫妇的丰富收藏，也让“老舍画廊”终于在半个世纪后再得新生。

半个世纪后再现老舍画廊

◎何禹珩

提起老舍，你想到的是语文课本上充满诗情画意的那篇《济南的冬天》，还是话剧舞台上述尽世间百态的《茶馆》？“老舍”二字，无疑是中国几代人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其实，老舍先生除却“作家”这一身份，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地方。这场展览就给观者展现了老舍、胡絜青这对伉俪作为收藏家和艺术家的另一面。

老舍与胡絜青的文心雅兴

老舍出生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封建王朝的尾声和新时代的曙光碰撞出一段动荡的岁月。在这样动荡年代成长的老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却也带着传统文人的积淀和雅兴。对于一位文人来说，品味艺术似乎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老舍虽未曾亲自作画，但他对于美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位“语言大师”，也用他精妙的语言抒发了自己对于美术的看法。老舍曾发表过的关于美术的评介文章有二十余篇之多，他所收藏的画作也多有其自作的题跋，同时，老舍的书法还有着别具一格的清丽雅致。

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是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可圈可点的一位女画家，这位新时代女性，并未在老舍这位文艺巨子的光环中被淹没。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后拜齐白石与于非闇两位大画家为师。师从白石老人之时，不少作品很有白石老人作品韵味。在胡絜青所作扇面《荔枝蚂蚱》上，白石老人题道：“絜青女弟子偶然一挥，足可与予乱真，殊可爱也。”但胡絜青并未就此止步，在她后期的作品中，呈现出的却是与白石老人截然不同的面貌。正如齐白石所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胡絜青学到了齐白石作画的天真与生趣，也学到了于非闇的工致与隽秀，但她将二者有机结合，开创除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貌。

老舍与胡絜青二人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在创作中互相提点。这一种琴瑟和鸣的理想状态，在他们身上成为了现实。1961年胡絜青作的一小幅花卉上，老舍题上放翁诗句，在那个久旱逢雨的夏日，这一幅小画像一阵清新的细雨洒入心田，也见证了彼时这对伉俪共有的一份文心雅兴。

老舍为齐白石命题

老舍、胡絜青的收藏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他们收藏之初，便得到了白石老人的一张佳作。老舍对齐白石的作品倾心已久，通过友人许地山的帮助才终于得到了白石老人的这幅《雏鸡出笼图》。胡絜青带着孩子们由济南辗转至重庆逃难之时，老舍专门叮嘱唯此画一定要守住，于是家中一切家具图书都弃在济南，唯独这张画留了下来。后来，重庆友人间谣传“老舍家有一箱子齐白石”，老舍作《假如我有那么一箱子画》一文风趣回应，文中老舍叙述了曲折求画经历，并说：“这张画是我的宝贝，即使有人拿宋徽宗的鹰和我换，我也不干！”老舍对白石老人的欣赏，对美术的喜爱可见一斑。这张《雏鸡出笼图》一直是老舍夫妇的心头好，日后每每看到这张画，他们都会说：“这是小济出生那年求来的。”仿佛这张画是新生命诞生的贺礼，也是由于女儿的降生才有了求得这张画的幸运。

《蛙声十里出山泉》

胡絜青于20世纪40年代初识齐白石，到了50年代正式成为齐白石的入室弟子，此后，老舍夫妇常常是白石老人家中的座上宾。老舍与齐白石一相识即一见如故，老舍开始刻意收藏齐白石的作品，从荣宝斋、和平画店等处自行购买，也从白石老人处求画，当然，都是照例付费的。而关于他们的交往，最广为人知的佐证当属《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张杰作。老舍不时给白石老人出一些画题，如取自苏曼殊诗句的“手摘红樱拜美人”、“芭蕉叶卷抱秋花”等，白石老人都出色地完成了命题，并题上“舍予命予依句作画”等字句，这类命题创作中尤为出色的当属《蛙声十里出山泉》。这一画题取自清代诗人查慎行诗句，近年，由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书信手札中可知，此画构思实出自老舍，而齐白石以非凡的领悟能力将其绘于纸上，成就了这一杰作。以画象声，这样的奇思妙想，让人不由拍案叫绝，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交游往事也成为了文坛、艺坛的佳话。

老舍与胡絜青合作花卉小品

《茅屋春雨》

齐白石去世后，老舍作《白石夫子千古》一文以表追思，老舍写道：“白石夫子的功绩在不甘保守，承袭古法而推陈出新，使国画不失其为国画，可是独创了一种新有风格，给国画增添了新的生命力量。”不甘保守，有着传统文人情怀的作家老舍，运用白话这种新文体，推陈出新，使汉语言焕发出新生命力。这种创作上相似的内在追求，或许也是他们互为师友的潜在契机。

老舍夫妇的艺术品位

老舍、胡絜青夫妇的收藏呈现出了他们独特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追求，他们的收藏并不追求名家名作，不会花费大价钱去购藏。在他们的收藏中，有不少明清书画，也有很多近现代佳作。总体而言，对于古书画的收藏，他们秉持的是“量力而为”和“唯美”的原则，而近现代的收藏多来自于他们与书画界广泛的交游。

老舍在其收藏的姜筠作《茅屋春雨》上跋道：“姜氏习用此等俗句题画，不若无题。”“姜筠氏作画未脱俗冗，然自然热闹。”可见老舍对这件藏品并非十分满意，但这张虽未“脱俗”却“自然热闹”的画作仍是能带给人审美乐趣的，因此老舍仍将它纳入了自己的藏品之列。

老舍对于书画收藏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提到老舍所藏的李渔书画小砚是古董商人带着众多古玩上门给老舍看时，老舍一眼相中并购下，而这方小砚竟是现在所知李渔唯一存世实物。

中央美院薛永年教授说：“老舍、胡絜青的收藏有着针砭时弊的功效。”的确，老舍夫妇的收藏并没有什么稀世珍宝，但他们的藏品都是依据自己的眼光，根据自己的能力，绝不是为了投机获利，而仅仅是为满足自己的那份审美情怀。这却在不经意间又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视觉财富和对于“收藏”另一个角度的思考。

纵观老舍、胡絜青夫妇近现代的藏品，我们会发现几乎囊括了所有这一时期的重要艺术家，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美术史序列。黄宾虹、林风眠、傅抱石、关山月、吴作人、黄永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显示了老舍夫妇多样化的鉴藏品位，也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20世纪文艺界景观。老舍在他的美术评论文章中，对很多画家进行过点评，这些点评不光有赞美，也有直言不讳的建议和批评。这些意见，对很多艺术家产生了不小的推进作用，也体现了老舍对于美术的见解和与艺术家们之间的真挚友情。

展讯
人民的艺术家——老舍、胡絜青藏画展
展览时间：2015-02-02 至 2015-03-15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馆
展览场地：13—17号展厅

怀旧电影：贩卖昔日温情 换来真金白银

◎梁坤

时间一维性让我们总是背对过去，面朝未来，而我们用来感怀过去的时间却往往不输憧憬。怀旧催生满足这种情感需要的商品，电影的怀旧消费就是其中一类精妙的存在。苏联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将电影称为“雕刻时光”的艺术，在自由驰骋于时空，捕捉时间给人和物质留下的印记方面，电影有着天然的优势。它记录了时代，也是时代的产物。基于艺术属性，电影可以帮我们找寻往日的温情，基于商品属性，电影把我们的记忆拿去贩卖，将怀旧情结转化为票房的真金白银。

昨日重现：消费的都是真爱

电影《甜蜜蜜》的修复版本在今年情人节档期上映，距离1996年《甜蜜蜜》公映，已经过去19年。陈可辛表示，这次最大的卖点就是“不变”，只是修复电影拷贝，把它定格在最美好的状态。将经典或曾创票房佳绩的电影重新上线放映，可以说是重温经典，也可以说是营销策略，这种方式对观众来说已是屡见不鲜。

2002年，电影《E.T.外星人》在公映20年后推出加长的特别纪念版本，其中包括一些当年未公映的片段，并适当加入了电脑特技和杜比音效，虽然斯皮尔伯格事后谈起，还是抱有遗憾，但并不影响这个曾温暖过一代人童年的美梦，让他们在青壮年又唏嘘了一把。2012年，经过3D技术重新修复的《泰坦尼克号》登陆院线，14年前赚足观众眼泪的票房奇迹，再次展示了它的“吸金大法”，而且纵观全球票房，中国观众的贡献尤为出色。

怀旧是一种共通的情感，观众愿意为怀旧买单，怀旧就是生产力。虽不比《E.T.外星人》和《泰坦尼克号》在全球观众中的影响力和票房号召，中国电影市场也有国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让片方树立再搏一回的信心。2009年，王家卫《东邪西毒》的修复版本《东邪西毒：终极版》再次上映，此后《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等修复版本陆续推出，只是片方暗藏的商业心机似乎早已大过为影迷着想的幌子。经典修复的重映，接受人群势必小众，多是对影片、导演或演员还保有情怀的粉丝，不介意花钱看老片，不觉得片方炒冷饭，因而最后的票房也谈不上成绩，一副愿打愿挨的架势。

与《甜蜜蜜》忠于原版的执着相比，《功夫》和《一代宗师》推出3D版本则是噱头占优势，经典指数不高，这种营销是否诚意欠奉或创意匮乏，也是容易被诟病的地方。电影作为商品，片方追求经济利益没有错，但如果怀旧的提议并没有唤起人们的往日情怀而沦为吸金捷径，那就是对经典的伤害。

老瓶新酒：榨取经典的剩余价值

去年年底的《智取威虎山》展现了徐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延续了他一直以来对技术创新的探索，也圆了他四十年前还在美国读书时的梦，这或许是对于徐克本人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智取威虎山》从样板戏到电影的跨越只是改编经典的又一个实例。

只从个人喜好来讲，我不太看好翻拍经典这种方式，同样对“续集”容易抱有狗尾续貂的成见。当然，我的拙见从不会影响电影市场的走向，近年来，改编自经典的影片层出不穷，榨取经典的剩余价值已经成为一种创作习惯。有改编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同名电影、改编自《庐山恋》的《庐山恋2010》、改编自王祖贤版《倩女幽魂》的动画片《小倩》和刘亦菲版《倩女幽魂》，还有自《大话西游》生发出的《西游·降魔篇》等等。老瓶装新酒，有得有失，鲜见超越。

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创作者对原作经典的钟爱和自我表达的冲动，而且经典珠玉在前，改编本就是极具冒险的尝试，但电影市场化的衡量，要的是票房和口碑，不是理由。过多的经典改编充斥银幕，其实是高估观众的怀旧消费力，或是挑战消费极限，只会让观众感到疲倦，渴望看到原创和创新。经典的改编者往往从自己的情怀讲起，这就是偏离受众需求的开始。

校园怀旧：那些年我们相似的青春

《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不哭》、《花季雨季》的风靡似乎就在昨天，70后、80后的校园生活已经从纪实变成了集体怀旧。校园怀旧电影细水长流，不外乎青春伤情的基调，当《匆匆那年》出现的时候，区分的首要标志已不是剧情，而是哪位导演在怀旧，哪位女演员在逆龄出演。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同桌的你》……有人说70后、80后开始怀旧是因为长大成人后，生存压力给生活带来的改变，但事实上，怀旧从来就不是哪个时代的专属。60后也有他们的怀旧，《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爱情的牙齿》、《我11》等等。相比于60后的怀旧，70后和80后的校园怀旧的确同质化严重，不知是追忆年少的时候突然丧失了想象力，还是作者执拗地认为这就是大家喜欢的青春的样子，反正结果就是每人感怀的青春都变成了一个样。

在近年的校园怀旧电影中，我认为可圈可点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老男孩》，前者清新质朴，不落窠臼，后者切中情怀，手法新颖。不久的将来，还会有90后、00后的怀旧陆续登场，盲目跟风、缺少特色的校园怀旧注定承受被遗忘的命运。

电影怀旧，刚需是批量生产的借口，与此相反，市场面临的是对怀旧情结的过度消费。当消费怀旧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潮流，我们也许该反思一下原创力的不足。《廊桥遗梦》中有句话我很喜欢：旧时梦是美梦，虽然没能实现，但我庆幸曾拥有它们。电影在消费怀旧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尊重和保护观众的往日温情，许多美好记忆，一次已经足够。毕竟我们说的电影，除了市场的，也是审美的。